

朱瘦竹著

修竹廬劇話

19.40

「拉帳與拉帳」，武戲開打一班，拖鞋皮老生，小旦考，揚小樓搶救難民，馮子和醉酒的深造，程麟秋抱頭苦幹，張榮奎面非余叔岩，韓長寶傳德威的大醉小疵，祁彩芬的絕活，飛子，吊嗓與調嗓，改行，伶界越住越遠，南北兩親家。

廬頭行頭叢談

（第八十二頁至八十六頁）帝王的頂戴，兩頂相貂，三頂踏鐙，紗帽的變遷，喀喇魁，開繁相巾九龍冠，素服與沙鍋淺，行頭顏色的研究，薄底靴。

（第八十七頁至一百二十三頁）總講全文，

全部麟骨床總講

補白。

（第一百二十四頁至一百二十八頁）諸答。

補白

小孟七的脫骨計，就是白玉崑的探地穴，論資格，小孟七比白玉崑早漏幾十年，論結果，這齣戲是從白玉崑紅起的，最要緊的一場戲是郡主送飯，寇準與八賢王跟在她的後頭，圓場咧，十字靠咧，三插花咧，大走特走，走滿一台，難在不是快尺寸的急急風，而是慢尺寸的椰子行紮，快了就重了皮黃的牽駝崗，椰子的迴荆州，却又不是特別慢，在緊打慢唱的尺寸上，非有特殊好的蹺工與厚底功夫，休想走得上板，尤其是寇準介乎兩大之間，走得快則碰郡主，走得慢則與八賢王碰，同時還要扭頭扭頸，學郡主的樣兒，完全是做表上的真價實貨，真不容易討俏呵，白玉崑飾白準的評語是渾身解數，精彩百出，白派信徒很多，演齣戲可大都不動，擠場的只有徐鴻培一份。

樊錦山，是做工老生的重頭戲，但是在我小的時候，只有開鑼老生偶而演唱，好角兒沒有涉獵的，所以戲迷傳唱到樊錦山，大家不知道是什麼戲，好角兒唱樊錦山，自麒麟童隗始，可是沒有唱熱，後來張國斌異軍突起，將牠唱得炙手可熱，結果成爲紅戲，但是畢竟因爲難的緣故，唱者還沒有其他做工戲的多，我只見過兩份樊錦山，一份是張國斌，一份是葛玉庭的兒子葛正瑜（後來改名葛少岩，已故），另有兩份沒有見過，是王椿柏李如春，理想上去王椿柏身上美，李如春捧得狠，老派樊錦山，上場門下場門正台三個僑尸，個個上桌子，而且一個比一個高，上場門上一張桌子，下場門上兩張，正台上三張，表示在山上越逃越高，現在上下場門一律就地，以重衛生。

修竹廬劇話目錄

伶的談薈

(第一頁至十頁) 劉永春，王紅兒，高慶奎，高盛麟，小達子，蓋叫天，小翠花，譚富英，花臉。

戲的談薈

(第十頁至四十一頁) 聖戲，八義圖，徐達斷臂，拿高登，鳳凰呈祥，取南郡，紫雲宮，七星燈，十八扯，花田錯，通天犀，龍鳳呈祥，販馬記，借東風，一捧雪，明末遺恨，割髮代首，牧羊，八郎探母，投軍別駕，女起解，三堂會審，一箭仇，臨潼山，四平山，逍遙津，雅觀樓，陰陽河，冀州城，百壽圖，二本鐵公雞，汜水關，落馬湖連環套，驅車敵將，從陽山，馬超戲，金不換，下河東，李陵碑，祥梅寺，箭衣戲，靠把戲，真刀真槍，法場，宮女。

伶戲綜談

(第四十一頁至八十二頁) 班規，生旦淨丑的六個考語，譚鑫培首創面部表情，小楊月樓的兩個奇蹟，李春來唱絕花蝴蝶，張門二琴，從毛劍秋的周瑜說起，葉盛蘭不該反串花衫，小丑有賴于劉斌崑，珠砂痣的前半齣，從三國志說到列國志，從請宋壽說列風波亭，打花鼓的公子，大名府的賈氏，大熱天唱戲之苦，當場一字難，走矮子，傳授與霄授，湊出道理來，戲裏的太監，武生翻長跟斗，唱戲必須練眼神心勁，張遼半吊子，反對二個酒友，梆子戲經響劇壇，二代以下無完人，戲班的進步，高來高去，孫悟空變了志願兵，罵不勝罵，反串潮裏的兩齣應工戲，饒，冷熱死活，京戲對不住蘇州人，看小生的祕訣，戲教育，溫臉門眼，奇特扮相與把子，手脚乾淨，老腔翻新，刺，三次毛病與料，武生為什麼都愛唱老生戲(標題漏植一戲)，頭上功夫，對於反二黃與唱三黃的杞憂，姜子牙的臉譜，飄逸與古拙，二郎神，老戲裏的技術，女扮男裝，趙君玉笑話百出，三派關戲，巡腔趙子龍，老生聲口功夫，教學唱三齣，一串詞兒，旦角如何分婦女，那齣花旦戲最累，演火棍的唱紅者，特殊雙打花鼓，兩家翻版者，何大之有，連營業累死人，撲帳與拉帳(標題誤植)

劉永春談舊

銅鑼花臉大都但憑唱工，不擅功架，這在死唱的戲，固然毫無問題，在陽平關天水關鎖五龍等戲，却覺得手足無所措，不知道怎麼纔好了，再講唱工，嗓子渾厚，腔調圓穩，固然要緊，但是字眼也嬌虎不得，字眼須個個飽綻，底幾讓看客聽得出什麼詞兒，如若個個含糊，看客只聽見他在哼，哼些什麼，大舞台後門對過天曉得，雖然嗓子好，也覺味同嚼蠟哩，我所見過的全才銅鑼是劉永春，唱工音韻字眼三者俱臻上乘，尤其氣口好得特別，劉美案的元板，飛虎山的二六，慢得可以拍一板三眼，劉美案沙陀國的快板，快得可以使腕子推扳一些，的打鼓老跟不上，不論快慢，字眼個個清清楚楚的送到三層樓與後排池的看客耳朵裏，這叫乾板刻字，誰來得了，兼擅功架，草橋關上馬的峻峭身段與見駕的龍鍾老態，碧洋湖（就是白綾記，也叫審七長亭，）一副強盜囚犯相，都是藝型一絕，至今想想，還沒有第二份。

劉永春爲劉小衡之父，郝壽臣之師，袁世海之師爺爺，郝壽臣之養太歲，卽審七長亭，曾經永老耳提面命，故聲容並茂。

王紅兒談舊

開口跳掛頭牌，從前有過一個楊四立，但是兼唱老生，以純粹開口跳掛頭牌，確自葉盛章隗始，葉盛章受過名師的傳授，一心向上，結果達到駕金樑的目的，我們談說爲奇蹟而擁護他，現在來分析他的師門，我們南邊人佔有光榮，葉盛章的名師都是北邊角兒，他第一次到申，搭黃金大戲院，這一期內地學着一齣北邊角兒沒有教他的老戲盜皇坎，跟那一位名師學的呢，是南邊角兒王紅兒，這不是光榮麼，王紅兒腹筒寬，藝術精，跟斗有絕門，擺四張，另外擺一張，在四張上翻一個小翻，連着翻提箭離開四張，落在另外一張上，馬上再連着翻單提（也叫墩提），落在台上，這叫三層樓，不要說翻了，就是聽老輩說，也得舌擣三日不下，我是出世，沒有看着他這一招絕活兒，自恨沒有眼福，不過王紅兒的戲却看得很多，在春仙茶園陪李春來的花蝴蝶下水牌頭，手脚輕靈，在玉仙茶園飾趙如泉主演的三門街的張穀，併雙足跳上桌子，乾拔蛇腰提下來，都歷是不鮮，老紅兒有好德性，老早退休，留下壽桃齣，鶴髮童顏，道骨仙風，含飴弄孫，實授老太爺，現在已

經作古，然而泰山北斗的德望是千古不朽的，王紅兒的兩個令郎是武丑王斌飛，武生王斌山，王斌山後來改文武老生兼紅生，就是王其昌，昌大門楣，後慶無窮。

●高慶奎高盛麟談舊

高慶奎，是小丑高四寶的兒子，小時候從賈洪林的叔父賈麗川學老生，倒倉後打戛子，陪過譚鑫培狀元譜的陳芝，跟梅蘭芳到日本去，生且淨丑一脚踢，大顯身手，嶄露頭角，歸國後以劉派老生挑中場帶演一個碼兒，佳譽鵲起，丹桂第一台主人尤鴻卿親聘來滬，掛正牌，與大舞台劉鴻聲分庭抗禮，聲價十倍，北京廣德樓主人武生俞振庭接之返平，也挑大樑，從此高慶奎頓成震鐸南北的頭牌好角兒，佔三大賢之一，三大賢是王鳳卿，余叔岩，高慶奎，後來因戒烟場中，嗓子啞得一字不出，入戲曲學校掌教，拉胡琴代表嗓子，栽培出一個李和曾，李和曾倒倉，繼起無人，灰心罷教，將高派傑作傳給女婿李盛藻與兒子高盛麟，收過一個徒弟，是白家麟（本工小丑，原名白鐵山，），嗓子到底沒有恢復，鬱鬱以終，兄弟連奎，坐科喜連成社，學老生，倒倉後改胡琴，向跟乃兄，極珠聯璧合之妙，慶奎發演後，金少山邀連奎出關，死在關外，兒子俊卿也拉胡琴，也死了。

高慶奎，當然是譚派底子，後來嗓子高亢起來，兼工劉派，我們豈可以因為他派兼譚劉，就認他為雜拌，講到雜，我看譚鑫培要比較雜得多，如何倒不將這個尊號上給譚鑫培呢，須知道高慶奎將劉派戲唱成劉腔，沒有唱成譚腔，將譚派戲唱成譚腔，沒有唱成劉腔，而且準綱準詞，沒有改過轍口，尤其沒有屢過美其名曰新腔的審腔俗腔花腔疙疙瘩腔，恰是博而精，純而正，雜在何處，拌于何有，這無非北京人腦筋太舊，中譚毒太深，對於劉鴻聲響竿頭日上，駸駸焉要超過譚鑫培，正抑之不遺餘力，對於高慶奎派兼譚劉，認為在譚派多樹一個新敵，遂更抑之不遺餘力，唉，北京人大概約定譚命，只配聽聽賈洪林余叔岩的嗓子，聽了高慶奎的嗓子，不啻青天裏一個霹靂，震耳欲聾，那末你們該嚇得逃走，不該瞎題綽號，愣破壞人家啊，北京人往往嘲笑我們南邊人不識戲，銳南邊人為何叫看戲，不像他們叫聽戲，須知道看戲縱然是目食，聽戲也無非是耳食，大家都是半肢瘋，五十步笑什麼百步，適見其輕薄無行，有一點可以證明北京人叫聽戲是違心之詞，你們既然只聽不看，劉鴻聲正是你們的生命食糧，如何又因為他身罹殘疾，觀瞻上不能盡如人意，誣他為話匣子

呢，這不是拿自己的矛刺自己的盾麼，請教京兄怎樣自圓其說，高慶奎後有若干角兒，在話匣子裏濫灌在台上所不演的戲，請教京兄又冊封他們什麼尊號，總之，北京人明於責人，昧於責己，自說自話，如何能平天下之心，于見兩斑。

那年高慶奎初次判申，我認爲失時，因爲劉鴻聲先在大舞台登台，這個對台打得太也不量力不度德吧，高慶奎的父親四寶說你真安，山人自有道理，他帶着慶奎連串兩個兒子去拜會劉鴻聲，有名堂，叫行客拜坐客，說兄弟，你的大姪子到上海混孫來啦，請你多捧多關照，他是學你的，有什麼漂學不地道的戲，還得到你這兒來求你的指教，造化他一個實授，劉鴻聲與高四寶是老哥兒們，過得着，當下大喜道，慶奎學我最像，你萬安，一砲准打紅，又對慶奎道，你敞開兒樂，別以爲與我打對台，有所畏忌，一有畏忌，一切打折頭，要理戲，儘管到我這兒來，我一定讓你落地，這麼辦罷，索性讓你臉漏個足，你打砲，我告一個禮拜假，你不是好惟我獨尊了麼，正中高四寶的下懷，忙叫慶奎磕頭謝過叔叔，回來告訴我，我到太舞台去一打聽，果有此事，慶奎在丹桂第一台的三天打砲戲是空城計帳門斬子連營寨，兩天劉派，調高響逸，學得真像，一天譚派，唱做捧都好，頓時紅得發紫，三天之後，再去謝過劉鴻聲，劉鴻聲豎起大拇指道，如何，慶奎不是紅了麼，恭喜老大哥，你生得好兒子，四寶道，這全仗好兄弟你栽培培出來的，請問者注意，劉鴻聲古道熱腸，舍己為人，的是份界標準好朋友，大家只知道譚富英以師弟讓師兄馬連良的義，可不大人知道劉鴻聲讓高慶奎的仁，然而也惟高慶奎對得起這一讓，平心而論，他學鴻聲是真像啊，凡是曾見過劉鴻聲高慶奎的讀者們，當同此感。

高慶奎跟梅蘭芳到日本去，講好負責破的補，碎的沾，好得他肚子寬，短什麼，來什麼，使頭兒李春林省掉不少腦筋，認爲鐵膀臂之一（當時的正樑老生是貫大元），被丹桂第一台邀到上海，與班中小生陳嘉祥是親戚，由陳拉攏，全班同志都跟他水乳，尤其後台經理麒麟童出全力捧他，替他計劃不少齣戲，全標上場，分飾配角，於是更紅到天上去，現在舉在幾齣來談談。

（一）蚡蟾廟，老生例飾施公，寶公堂上一段劉板，否則援譚派例，飾褚彪，賣一個老，高慶奎特別，飾院子，實打棍出箱式的過場與烏盆計式的唱工，院子本是掃邊行當，角兒捧角兒，歸正樑老生飾，自高慶奎始。

(二)高慶奎反串劉派花臉戲頭二本草橋關，麒麟童配姚剛。

(三)莽牛陣(就是全本戰蒲州)，麒麟童配劉忠。

(四)珠簾寨，配角之好，空前絕後，麒麟童程敬思，王靈珠高秋鵬兩皇娘，王金元周德威(俊扮，光下巴，自王金元始)，陳嘉祥李嗣源，全體角兒武生衆太保(私房靠，頭兩個各起全場，以後八個四對雙欄，單對羣擋大開打)，李少棠陳鴻奎兩老軍。

(五)胭脂計(就是葫蘆峪)，麒麟童配司馬懿。

(六)頭二本戲迷傳，是麒麟童供給的呂月樵嫡本，並提調各項摹仿名伶聲調的噱頭。

高慶奎只助劉鴻聲的三斬鍾探，其他劉派戲陳斬紅袍，敲骨求金，蘇武牧羊，完璧歸趙，都沒有漏過，高慶奎成名後，自己排出不少齣歷史戲，像重耳走國，贈綿袍，蘇秦張儀，哭秦庭，煤山恨，煤山恨就是明末遺恨，江南老生以潘月樵爲圭臬，念京口，高慶奎改上口(就是中州韻)，君子嘉之，高慶奎的逍遙津，恰是高派新聲，一不宗孫菊仙，二不宗劉鴻聲(劉鴻聲的逍遙津詞兒完全與老詞兒兩樣)。

高慶奎的反串戲，多着哩，我看過他的釣金龜(老旦)落馬湖獨木關(武生)虹霓關(小生，與元元旦合作)，劉判官(銅鑼)，反串貴乎精，援尤賢例，楊月樓四郎探母老生，長坂坡武生，八大鎚小生，泗洲城武丑，全來全好，至今沒有人敢譏議他雜，所以高慶奎无咎。

總之，在劉派，高慶奎是惟一傳人，在譚派，除羅小寶外，再沒有高慶奎唱得那樣生動解恨的，在高派，是鼻祖，哭秦庭逍遙津兩齣戲奠定江山，絕對不孫不譚不劉，完全自創高腔。

高慶奎第二個兒子高益麟的戲，大約可以分四個階段，(一)從小由乃父高慶奎開蒙，學娃娃生與進一步的文昭關，天水關，江東橋，驚蟄詩等戲，(二)進富運成社，本學黃派武生，旁通楊派武生戲，(三)畢業後，在乃父督課下，改工楊派戲，豁然貫通，從此葉黃就緒，正式應工，(四)趁父教授李盛藻李和會時，將老生齣溫一遍，並學會不少新的，尤其是在科班每日對於學老生的師兄弟們，耳染目濡得慣了。並沒有忘掉，所以在黃金大戲院演老生戲，雖然是初次涉獵，倒儼然是老手斷輪，絕不顯兩操觚的拘，就佔三考出身的底子好，講到高盛麟的文武各戲好到那一個程度，我得鄭重下筆，他的武戲，我看過若干齣，短處是出場太沒有勁，連暮年的楊小樓都不如，

這不知道怎麼搞的，下場懈得太早，恰傳染了北京名伶的普通習慣，這兩個短處一大半根據環境，只要環境老讓他痛快，他自然而然會一上就卯，直卯到底的，長處是身上邊式，手脚俐落，心裏有勁，一切有譜，決無拖泥帶水，鹵莽滅裂的毛病，一言以蔽之，落落大方，他的文戲，我一齣沒有看過，不是迴護自己爺兒們，料上去，錯不了，眼看著慶奎忠厚一世，沒有缺過德，失過德，結果嗓子一字不出，實啞以歿，我老替他搔首問天，問不出一個所以然，現在出着高盛麟這麼一個好兒子，總算天道無虧，也罷了，我對於高盛麟，認為文武都及格，及格是一個程度，以上還有幾級，希望他一級一級高超上去，達到登峯造極的一百滿分，我們捧他，固然就是獎勵他，不過不可捧得認為他已經成功楊小樓譚鑫培，這麼可能使他故步自封，不再求進，須知道單憑現在這個程度，足以使他超凡，還不足以使他入聖，求進則距聖近，止進則倒車有開回水準的堪虞，寄語盛麟，勿驕勿懶，好自爲之，聽說盛麟愛誤場，與汪桂芬金少山合稱三大賢，切切改過，誤場是得罪祖師爺的一項大罪，犯不得犯不得，犯了要……。

●小達子談舊

上天台分兩派，老派戴九龍冠，穿披，唱江陽體，譚派戴皇帽，穿蟒，唱人辰體，眼前譚派當家，老派都死完了，不過還有一份，雖然已經退休，究是魯殿靈光，而且本人是止牌好角兒，這齣戲又是他的名作，我們遇有機會時，煩他一漏，自是保存大雅的盛舉，此人非別，就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小達子，小達子是永勝和科班畢業生，在科時叫永美，演武生，即以勇猛著，該科班梆子二黃兩下鍋，劉鴻聲教過皮黃花臉，小達子旁聽師兄弟們學銅鑼，私淑甚勤，他後來反串連環套的寶爾敦與飾狸貓換太子的包拯，嗓子渾，調門高，一纏綿派味兒，就是這個淵源，小達子倒倉後，吊出兩條大嗓子，遂改學梆子老生，兼皮黃的黃派武生，表演賣力，崇尚火熾，恰是梆子作風，現在迴想他在獨木關裏唱「你老爺姓薛名禮字表仁貴」那句一氣呵成的三環調（這個名詞，擅向彈詞借來，意思一波三折的長腔，），倒還沒有第二份這樣好的嗓子，這樣大的氣力。

按小達子的師兄是郭永福（郭玉崑的父親），李永利（李萬春的父亲），苗勝春，王勝瑞，彭勝福等。

●蓋叫天談蓋

蓋叫天之上所以邊式，有一個特殊的來源，蓋叫天小時候唱老生，目的甚奢，簡直要蓋過小叫天，倒翁後改武生，由四兄蓋月樓（又名張英俊，乳名狗四，）教授，宗李春來，好玩從三兄賽旋風（又名張英浦）習武旦，摘幾個身段擱在武生戲裏，遂以美見勝儔輩，四杰村豔陽樓本來都有鞭攢，要鞭恰是武旦的活兒，他將頂指，皮猴，托塔，串腕等解數漏在這齣戲裏，奠定北湖州西遊記要鞭的基礎，成名後，漸以美武生自成蓋派，結果從牛松山學乾坤圈蜈蚣嶺等戲，出之以新的姿態，都大紅，好戲是惡虎村一箭仇三岔口十字坡四杰村白水灘，允稱李春來後江南第一短打武生。

蓋叫天身上邊式，是天生的，他的勝人之點是不肯自滿天生邊式，隨在悉心研究，務使一舉一動，都合邊式原則，於是覺得他的一切邊式得超凡入聖，不可方物，所以天生邊式而功夫不到與功夫到而天生不邊式，都學不得蓋叫天，愣學，非糟到身側肚挺強頭白耳朵式整個兒左銅鏈，大不邊式不可，蓋叫天的好處是（一）台步勾脚背，亮靴底，上場穩重，下場輕快，一功勁到底，（二）身段不論上場，下場，站坐，墩勢，亮相，雲手，拉扇膀，都是子午向，子午向意思帶些斜偏式，實在比身段個個必端正的邊式動目，至於蓋叫天邊式裏帶美，這是得力於研究過武旦，這尤其是他貪而化的聰明之處，如果真的將武生演成武旦，那是笨叫天，還成其為蓋叫天麼，（三）舉止凝重而有勁，惟其凝重，一招一勢，乾淨大方，惟其有勁，符合鑼鼓，緊湊俐落，（四）注重小玩意與新把子，一箭仇的要鬚口，惡虎村的反踢鬚帶，年羹堯的鐔刀與軟鞭，乾坤圈的圈，北湖州西遊記的單雙鞭，操駱駝，彈琵琶，白馬坡的接八件，出之以全身功勁，於是小玩意都成大文章。

蓋叫天的戲，可以分三個時代，（一）改武生後，純宗李春來，（二）在丹桂第一台嶄露頭角，碼子掙到中場帶演以後，陪小達子的請宋蕙風波亭，楊瑞亭的豔陽樓四平山八大鎗，與自己一箭仇三岔口十字坡白水灘四杰村惡虎村趙家樓等正戲齊名，後來進天蟾舞台，掛二牌（正牌是趙君玉），進亦舞台，掛頭牌，增添乾坤圈蜈蚣嶺等新戲，（三）再進天蟾，漸成蓋派，上海第一個亦步亦趨地學他的是趙鴻林，研究蓋派的人認為他在丹桂第一台是身段邊式，手脚乾淨的黃金時代，在天蟾演七擒孟獲後，愛動戴假面具的花臉戲，像白馬坡霸王別姬，在共舞台開始演西遊記，在齊天

舞台爲提挈長子張翼鵬，排全部武松，他的身手，很顯明的與在丹桂第一台時有所不同，既然標新立異，當然積極成派，蓋派鼻祖於是打定天下。

蓋叫天當宗李派時，戲很多，長坂坡伐子都金雁橋界牌關花蝴蝶都唱，不知何故，一齣一齣的掛單（行話，也說落單，意思不再演單），以致戲覺得少了，然而言精不肯多，蓋叫天恰合不動則已，動則必精的原則，他的精根甚苦練，練功是再沒有比蓋叫天刻苦的。

練功不在乎劇烈，而在乎恆久，蓋叫天味爽祕練，無日或輟，練功就說練功，爲何加一個祕字，這也是蓋派，他從不到任何地方去練，老是在家裏，而且老是一個人，謝絕參觀，尤其是沒有準地方，小則臥室裏床面前，大則廳上晒台上都行，輕手輕腳，決不會驚人好夢，但等有一個人起來，他就二次就寢，非祕而何，王桂卿在過街樓上練功，不作興讓倒馬桶的聽見一些聲息，就是蓋派的濫觴，照例武生切忌休息，一休息，就要回功發胖，趙如泉春秋遯甲，照樣動大武戲，就得力在從來沒有休息過，蓋叫天登台的日子少，休息的日子多，照樣肌肉結實，功夫深到，隨時登台，決不含糊，就得力在天天苦練，有些年輕武生好以從不練功自負，我只有向他們冷笑的份兒。

蓋叫天的戲，有好幾齣值得檢討，（一）演三本鐵公雞遠在何月山之後，首創穿膀衣，不赤膊，背馬沒有跟斗，軟鞭是從頭本年羹羹裏拆出來的（主角是趙君玉的十三妹，蓋叫天飾岳鍾琪，陳嘉祥飾年羹堯），（二）北湖州是將全本縮成一段的（主角是何月山的葛雅仙），（三）劈山救母是將全本神州世界縮短的（神仙世界就是全本寶蓮燈，主角是趙君玉的王桂英，時慧賢的劉彥昌），（四）乾坤圈就是乾元山，（五）白水灘打青面虎與扎槍的套子，經他改過，不是李春來的原樣，（六）挑華車極好，尤其好在走邊上，只因不大動，尤其老早落單，以致沒有享名，（七）自己從來沒有動過雅觀樓，却排給兒子張翼鵬唱，（八）顛倒戲反串花旦，有真實功夫，梵皇宮虹霓閣照樣登樓子，醉酒正式臥魚下腰，反串金錢豹，首創上三張走飛脚（有時鐵門檻）下來，（九）全部武松不演梆子派驚天樓，（十）現在天天吊老生戲，文昭關十足汪桂芬味兒，總而言之，蓋叫天唱到某齣戲，一定精采得出人頭地，當然是練功到家的成功，有些年輕武生逢戲必動，結果一團糟，不度德，不量力，該取法蓋五爺的精湛。

按蓋叫天在一箭仇裏始終穿厚底靴，攜一排旋子，自是千古不朽的超人絕詣。

●小翠花談藝

京伶演戲，點到而已，從來不做足，據他們說，不是藝術做不足，也不是精神做不足，做足就覺得俗了，我倒要請教他們，然乎豈其然乎？如果然，譚鑫培斬馬謖升帳的酒頭，打提出箱全部身段，楊小樓鐵龍山起鰲，豔陽樓淌馬，該都被他們認為俗了，只怕是自己做不足，聊以解嘲藏拙罷，現在有一個例，就證明京伶做得足時一定做足，就是小翠花。

小翠花是皮黃班碩果僅存的典型花旦，楊小朵田桂鳳，我沒有見過，皮黃路珊寶，梆子十三旦，我都見過，我認為路侯（十三旦姓侯名俊山）以後，有全花旦好資格的花旦，其唯小翠花乎？扮相身段眼神跳工，都考得上乘，尤其是三種勁（嗲勁浪勁潑勁），都考超超等，看了，覺得橄欖，江瑤柱，與一切美味都有在裏面，這就是做足，倘然小翠花不做足，他達到七上乘超超等的極峯嗎？叫小翠花不要做足，他肯嗎？南到北的全國觀眾有嫌他俗的嗎？足見「不做足」那個說詞是一兒兒氣，所以我擁護小翠花，同時提倡做足的正義，鄙斥不做足的邪說，鳴攻淡而無味的混孫外，另立竿影，有一齣戲，希望小翠花將牠翻出來，就是梵王宮，射雕的傳神，掛畫的跳工，定情的纏綿，惜別的悽惻，一定在寶璧雲之上，梵王宮是寶璧雲的傑作，不帶遊宮射雕，從頭到尾唱全，我只見過坤旦王克琴的，大致不錯。

●譚富英談藝

唱戲是技藝，技是技術，竅是竅口，竅口就是訣竅，只有技術，沒有竅口，戲雖好，好得發拙，欠漂亮，只有竅口，沒有技術，戲雖好，好得發浮，欠實在，所以要成功一個好角兒，一半靠後天學出來的本事，一半靠先天帶得來的聰明，缺一不可，程長庚汪桂芬，我沒有見着，然而我敢說他們有杜甫的嚴整，沒有李白的清靈，換一句話說，沒有譚鑫培的漂亮，另有一個現實的例子，譚小培的唱工，儘可以傳代，做工也有天雷報王佐斷臂兩齣代表作，肯定不含糊，如何須輪到譚富英傳代，仔細推敲之下，恍悟所以然，原來譚小培學本事固然到家，發揮本事却没有劃時代，于是只有乃父的嚴整，沒有乃父的清靈，富英兼而有之，就只好讓乃郎專美於後了，譚富英六歲時，乃祖薨逝，他見過爺爺的戲，自然而然在小腦筋裏留些印象，束髮學戲，是乃父本學開的蒙，進富連成

，先學武生，打下靠把邊式的底子，後學老生，奠定傳代的王位，出科後，小培親自將每齣戲從大
路活兒改成角兒派頭（科班畢業生切切注意，大路活兒只能保你們不落包涵的險，要成好角兒，還
得好好的下一番卓犖不羣的琢磨功夫哩），然後再領富英到余叔岩家裏去磕頭領教，余叔岩爲報
答師門，教給不少心得，譚富英身上最像三叔（有時也稱叔岩爲老師）的是台步，整齣戲最像的是
打棍出箱，富英多得着這麼一個傳授，自然其聲大開，漂亮得出人頭地。

●花臉談薈

從扮戲的剃頭上，可以看出時代性，京劇發祥于清朝，清朝的人民將額骨頭上的髮剃得高高的，
伶人齊髮化裝，所以網子是勒得高高的，顯出臉盤是大大的，民國肇興，伶人爲扮戲的關係，剪
髮而不留髮，後來爲順從潮流，也留髮，以致齊髮勒的網子連帶低掉二三寸，於是臉盤顯得小小的
了，然而花臉總是臉盤大好看，所以惟有他們照樣剃頭，如若不剃，用布將頭髮包沒，將臉勾到布
上去，庶免臉盤顯小，武生反串花臉戲不肯剃頭，更沒有包布的功夫（當然是功夫，包得不得當，
頭勒得不够緊，隨時就要換掉），勢必至於盤頭壓到眉毛上，再畫上麥成者滿，面孔所有無幾了
，現在我大聲疾呼地提醒武生們，不反串花臉戲則已，反串則應以楊小樓爲法，終身剃頭。

花臉角色，不管他忠奸善惡賢不肖，總是堂堂一尊人物，惟有雙沙河的張天龍，可委瑣得把花
臉的身份給改透了，由貫盔頂甲的人才駙馬，遞降到科頭跳足的更夫，外加唱花臉從不涉獵的南梆
子，這真是打那裏說起的惡形惡狀。

有一齣花臉戲，雖然是配角地位，却比白馬坡好看，是取金陵的赤福壽，白馬坡完全注重武，
只要大刀片掄得動，就好端竿，取金陵在遇胡福後，有大段做工與念白，沒有文戲底子，休想應得
了，我很愛看劉硯亭的。

從前嫁妹，火判，竹林記于洪，瓊林宴煞神，青石山周倉，都要噴火耍牙，單耍牙的金錢豹豹
子，雙龍會楊七郎等，北派小菊笙（李寶魁的父親）南派啞叭王益芳（王少芳王小芳王仲臣的父親）
（最拿手，我在仙仙新新舞台看王益芳陪林樹森白馬坡的馬童，也耍牙，頰上添毫，令見者驚喜欲
狂。

鐵籠山起碼，格律是孟七嚴（單手攔到底，左手老握着劍柄，），功夫是尙和玉好，派頭是楊小樓大，難在眼神須切合仰觀乾象的題旨，黑滿與劍纏須不紊亂，要在忽慢忽緊的鑼鼓裏出色當行，恰非苦練十年莫辦。

據老輩說，當初一副戲班只有十八個人，所以叫十八頂網子，儘這十八個人表演，于是只分行當，不分文武，意思個個經文緯武，兼而嫻之，逢到人頭再不夠時，只好一趕幾的帶起來，一趕三是極平常的事，真是够忙碌的，有一位大奎官，姓劉，唱花臉，就是南北第一棒打花臉小奎官劉善華的父親，文的唱二進宮，打龍袍，御莫園，武的唱白馬坡，以乾拔的槍背卓絕一時，你看老先生本本事大不大，後來戲班規模漸宏大，演員漸漸衆多，于是分了行當再分文武，文的生旦淨丑，遂不動武的生旦淨丑的戲，那就莫怪我看劉永春的全本鎖五龍，軟紫巾，大額子，翎子，狐尾，綠硬靠，使金釘裝樣架，打接八件，又連環套盜馬的馬趟子，要駭異起來了，後來請教劉大爺，纔知道八大爺的惡霸個個都是正場花臉的活兒，不像現在正場花臉最多反串金大力，拿鐵方樑掄一下大刀花，就算武功不含糊哩。

隨便什麼把子，以戲的多少爲標準，武生使鎗的戲多，所以鎗拿在手裏就得樣，拿大刀就差了，二花臉使大刀的戲多，所以大刀拿在手裏就得樣，拿鎗就差了，因此之故，武生怕演金雁橋，二花臉怕演鐵籠山，因爲這兩齣戲槍與大刀都要使到，更加顯出得樣與不得樣了。

二花臉講究氣魄，鐵籠山與收關勝，拿高登與烹興府，金錢豹與青面虎，絕對是各個身份，不許雷同，先生教徒弟，須待徒弟能够將元帥，山冠，惡霸，英雄，妖怪，寨主分別清楚，然後再教他金沙灘，四平山，竹林記，白馬坡，九江口，博望坡等戲，纔學得進，否則沒有門兒。

●聖戲談舊

孔夫子的戲，老戲裏有沒有，我不知道，我在中舞台看過王又宸的夾谷却齊，那個時候京朝派角兒不行主演新戲，所以顧曲界認爲許是老戲，好久沒有人動，被王又宸翻出來的，雖然並沒有翻紅，但是使顧曲界從此知道孔夫子有戲，王又宸貢獻有功，自不可泯，後來王少卿先後向丹桂第一台尤鴻卿老板天蟾舞台顧竹軒老板提議排全部孔夫子，雖然都沒有實現，總算是伶界先覺話劇界

與電影界的後覺，王少卿崇聖之願當然也值得紀念。

中舞台是中華大戲院所改組，就是三馬路新惠中旅舍原址，王少卿是坤旦小白牡丹的父親，演小生，與王鳳卿的長子，王幼卿的大哥，梅蘭芳的二胡鼻祖，小名二片的那個王少卿是兩個人。

●八義圖談薈

唐韻笙的戲，從前看過，忘了，這次還沒有看過，照戲目臆斷，是一個文武老生脚色，能够動賭陽樓，手腰腿三項功夫一定錯不了。

開朝撲犬，是唐韻笙的打砲戲之一，也是他的私房戲之一，看看很陌生，其實就是老得嚮不動的全本八義圖的一段，情節是列國晉靈公荒淫無道，聽信屠岸賈的慫恿，起造絳霄樓，將人的手心代表熊掌做羹。百姓觀樓，羽林軍彈打示禁，苦主詣上大夫趙盾喊冤，趙盾就是被董狐直書弑君，左傳喻為夏日的趙宣子，當下上殿諫君，靈公拂袖入宮，屠岸賈勸他休要饒舌，免惹禍殃，趙盾怒罵奸佞，屠岸賈悻悻而退，從此結下不解之仇，這叫開朝，屠岸賈想出惡計，他有一犬，叫神獒，諸物不吃，只吃羊肉，他派園丁紮一草人，紫袍烏靴，縵頭象簡，扮如趙盾模樣，腹中懷着羊肉，再派僕役喂牠幾日，使牠認定穿紫袍的，朝中祇有趙盾穿紫（按屠岸賈穿紅，那時的品級比紅高，直至明朝仍然，證據是法門寺劉瑾嘴裏的「腰橫玉帶紫羅袍」，可是老路扮相，劉瑾穿紅蟒，這一個因為當初戲班範圍小，還沒有下五色行頭，只好紅紫不分），待趙盾上朝，放狗撲他，遂奏知靈公，外部貢犬，能識反臣，請當殿試驗，靈公便命列開文武兩班，屢屢岸放出神獒，直撲趙盾，趙盾逃，狗追，幸得值殿武士提綱明一命瓜將狗打死，趙盾却被樵夫靈徹救入深山，匿居避難，結果死在靈徹家中，這叫撲犬，不知道唐韻笙是不是照這個路子唱的。

現在來談全部八義圖，屠岸賈冤殺趙氏滿門大小三百口，僅留孤兒，全靠八義救助，纔得結算血債，報仇雪恨。

（一）周堅，是一個酒徒，被酒家追債積欠，一錢逼煞英雄漢，駙馬趙朔代為付訖，並收留在

家，周堅面貌與趙朔相同，後來代趙朔受戮。

（二）靈徹，是一個樵夫，拾桑奉親，貧病交加，餓倒首陽山，趙盾（趙朔之父）憐而購之，後來靈徹馱着趙盾，逃出都城，藏在自己家中，養老送終。

(三) 鉅廳，奉屠岸賈之命，行刺趙盾，臨時見趙盾是一個忠臣，不忍下手，却又無言答對老好，觸槐而亡。

(四) 閭朝撲犬，提彌明打死神獒。趙盾纔免飽彼饞吻，提彌明當場被屠岸賈斫死。

(五) 韓厥，奉屠岸賈之命，把守後宰門，以防有人藏出孤兒，駙馬出亡，公主在宮中產子，屠岸賈不能進宮搜孤，程嬰假扮醫生，進宮替公主診脈，將孤兒藏在藥箱中帶出，被厥韓查獲，程嬰曉之以大義，韓厥自刎明志。

(六) 公孫杵臼，是程嬰的義兄，程嬰將孤兒認為己子，將己子驚哥冒充孤兒，交給公孫杵臼，然後情報屠岸賈，孤兒被人藏出，寄養在公孫杵臼處，屠岸賈搜獨是實，立斃杵臼。

(七) 驚哥，被屠岸賈帶回摔斃。

(八) 程嬰，首創反間謀，救出孤兒，犧牲親生兒子，保留趙氏一線單傳，仁至義盡，亘古一人。

屠岸賈為酬程嬰搜孤之功，與他結拜弟兄，再將驚哥（其實是孤兒）認為義子，題名屠程，至十八歲，趙朔夫妻團圓，密見程嬰，程嬰繪就圖畫，當故事說與屠程聽，屠程叩見親生父母，殺屠岸賈全家（屠妻賢德，程嬰代求寬赦），報祖父諸義之仇。

關於八義圖的八義，我的能詳，該感謝老兄弟范叔年借給我崑腔院本「八義記」，我是照牠摘錄的，慚愧得很，京戲八義圖，我只看過從勸妻毒子到搜孤救孤的，這就真很全了，從閭朝撲犬到報仇雪恨的整本大套，我生也晚，未獲欣賞，不過聽老輩談某老伶工非帶掛圖不可，徒滋神馳而已，京戲對於診畫，叫掛圖，現在待我來做一個總歸納的報導。

八義圖是一張圖畫，載着八個義士協救趙氏三代的故事，別名若干，首陽山，趙盾恨，搜孤都叫，行當如下，程嬰唱工老生，程妻青衣，公孫杵臼做工老生，屠岸賈銅鑼，北京人往往誦述譚鑫培陳德霖賈洪林何桂山合作的人物之盛，我在上海也見過兩份好的，一份是在新舞台，是孫菊仙，麒小子和，小連生，曹甫田（曹蕙芳曹四庚的父親），一份是在丹桂第一台，是王笑儂，王靈珠，麒麟童，馮志奎（馮志奎應架子花臉，臉譜與功架，佔董三雄後第一位），至於現在，目的僅在佔一個碼兒，八義圖聯單上只寫三個名字，戲只演法場一場，試思這又簡單到什麼程度，以致於公孫

杵臼從做工老生降到硬裏子，更從硬裏子降到掃邊，只憑程嬰的一掙完，還有什麼看頭，老戲不礙，這樣的斷命招（行話，戲長減掉若干場，叫招，）自是一大罪因，從此我們該不唱則已，唱則必全，不許招纔是，按八義圖被余叔岩在話匣子裏唱紅，被譚富英孟小冬先後在台上唱紅，三家的局部功勞，自然也不可泯滅。

●徐達斷臂談舊

什麼戲該什麼人唱，這是封建制度，我絕對反對，不過一齣戲被一個人唱絕了，齊輩自嘆弗如，相戒不動（行話，演唱叫動，）這齣戲，讓這個人專美，這是謙讓美德，我絕對崇尚，至於沒有動這齣戲的資格而愣動，這是作孽罪過，我只有替他念經懺悔的份兒，沒有別的辦法。

王虎辰的周瑜歸天，紮硬靠，全副穿厚底靴到底，末場叉手翻虎跳前撲，上三張，翻抱肩台漫相，現在演周瑜歸天的武生，多得更僕難數，試問誰像王虎辰那麼幹過，差不多都偷工減料得大盡其臂刺慶忌，八大鏡王佐斷臂，武松獨臂擒方臘，不一而足，還有一齣徐達斷臂全生，却只有耳聞，沒有目親過，現在將情節略誌如下，戲一定火星直爆，徐達陪朱洪武下棋，朱洪武覺冷，命內侍將火盆擡上，火盆上架着一鍋油，朱洪武喜吃余年糕，而且喜自己動手茶，如是一面下棋，一面烤火，等到油滾，豈知朱洪武扔下去的不是年糕，乃是一個銅錢，更不提防竟然叫徐達將錢撿起，至是徐達恍悟沒有良心的皇帝要定他的性命，不擦就罵違旨，殺之有名，擦則非燙死不可，合算還是燙死的好，便大叫一聲臣救駕，逕自將手伸進油鍋，一擦兩擦，居然將錢撿起，投給朱洪武，手臂已然成功油永排骨，痛極而厥，朱洪武不忍其死，拔劍將該臂齊肩宰斷，以免火毒攻心，並叫太醫院給徐達悉心調治，結果徐達斷臂處結疤收口，朱洪武撫慰他道，你肯這樣救駕，足見忠心耿耿，不會造反，朕放心了，你也放心了罷，徐唯唯，事實上徐達將一臂換得性命，啼笑皆非，按朱洪武所扔的銅錢上有他的年號，余錢猶如余君，徐達說救駕，自然是詞令妙品。

按徐延昭是徐達的後代，手執銅鏡，據說並不是銅錢，乃是乃祖遺體被石灰收燥了的斷臂。

●拿高登談舊